



弃偶

梁晓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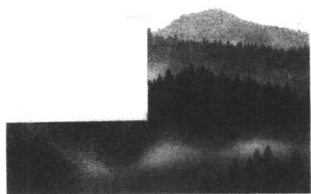




齐

偶





十二月文丛

弃 偶

梁晓声

泰山出版社

十二月文丛

弃偶

著者/梁晓声

出版/泰山出版社 (地址: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政编码:250001)

发行/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/山东新华印刷厂

规格/850×1168mm 32K

印张/11.625

字数/274 千

版次/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/1—5000 册

书号/ISBN 7—80634—089—0/1·5

定价/17.00 元

泰山版图书,如有印装错误请直与印刷厂调换

编者的话

现在国内的各种“文丛”和“文库”已经很多了,我们之所以还要推出“十二月文丛”,是因为觉得仍有必要。

该文丛力倡新作,兼顾旧作。

新作是指第一次面世的作品。而今天的艺术生产能力好像空前强大,各种体裁的创作品如潮水般涌现。这当然值得庆幸。可是选择的难度增大了。我们将奋力寻索,把有新气有正气有才华的作品直接送到读者面前。

旧作指曾经被收入过其它集子的篇章,主要是部分中短篇幅的作品。而今各种文丛和选本的交错投

影越来越重,作品的重复已成严重问题。但我们对此并不过分忧虑,因为艺术的存留与淘汰最终仍由心灵的需求给予制约,这正是历史的一种过滤方式。读者和编者都在选择。重复是一种强调,选择更是一种考验。我们对此将极为审慎。

该文丛突出倚重作品的诗性。

因为比起惯常所说的“思想性”和“探索性”以及其它诸性,“诗性”是至为关键至为要害的一个部分。抽掉了它,其它或不复存在,或七零八落。我们发现,诗也是思想的最好表达方式,伟大的哲学家,最后也总是走进了浓郁的诗情。仅仅用“思想”去表达的“思想”,常常是十分令人生疑的。

该文丛对各种体裁一视同仁。

既然诗性被视为艺术的本质,那么采取什么形式去表现也就无关紧要了。诗,小说,报告文学,散文,戏剧,文论,只要体现和洋溢着生命的真挚与饱满,都将是最好的抉择。某种体裁的偏重和流行往往是一种时代的趋势,它既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,又隐含了十分粗暴的一面。这种偏重和流行会造成一个时期思想与艺术的流失,因此在作品的选择上,就要尽力穿越俗见所附加在体裁本身的阻碍。

该文丛将努力坚持,续作不断。

我们相信任何事业的功效都在于积累,而积累则需要坚持。应运而生事物都由兴致冲冲开始,以疲惫无趣结束。除却远非心志之力所能移动的阻碍在前,否则就应韧性拓进。艺术诚然是浪漫的事业,但兴之所至随意点染却不会有真实的建树。在寒暑冷暖四季皆劳作不息,恰是“十二月”的含意。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- 3 弃偶
- 77 尾巴
- 130 山里的花儿

长篇小说

- 199 不久前的故事
- 364 后记

中篇小说

弃 偶

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过他很久没和他联系了。偶尔他在我的印象中向我倦怠地苦笑，才使我想起他。那却不过是我的记忆提醒我这样一个事实——的确，我几乎完全将他忘了。

所以，当他站在我家门前的时候，我讶然。

“葛老？……”

“我找到北影去了，我以为你还在北影呢！我冒昧地就来了，你不介意吧？你是不是正睡午觉？要不，我先附近走走，过会儿再来？……”

他显得像找错了门似的侷促。他倦怠地苦笑着。真实的倦怠将苦笑压得那么沉重。我十分吃惊于他的瘦。瘦得形销骨立。他整个人像一柄收起的伞。伞布裹着伞撑便是衣裤穿在他身上的样子。那一刹那我内心里产

生一种对这老人由衷的怜悯。而他的话使我惶惶不安。当一位年龄足以作你的父亲的老人侷促地对你说出那种话,你会觉得上帝仿佛肯定是存在的,并且就在你的头顶上,俯视着你,看你究竟怎样对待他那样一位老人。哪怕稍微的怠慢,无须上帝发出谴责,你自己都会觉得你不是个东西。

从他的住址到我家要转好几次车。顺顺利利也得一个半小时。不顺利就得两个多小时。南方的灾情正肆无忌惮地洗劫着南方的土地和人民,而北京的太阳却异乎寻常地火热。接连一个多星期三十五六度的高温,似乎欲将整个京城蒸发掉。老人在这样的一天里在大中午出远门是多么容易中暑呵!我甚至怀疑葛老出门时并没有我现在见到他这么瘦,是一路的炎热蒸发掉了他身体的大部分水分……

“葛老,快请进……”

我挽着他手臂,将他携入家门。

他问:“要换鞋么?”

问得相当认真。

我说:“不用。又没地毯,换什么鞋!”

他说:“我看你家地拖得挺干净的。”

我说:“我家没有让客人进门就换鞋的讲究。从来没预备过供客人换的鞋。”

我请他在一张沙发上坐下后,赶快去给他绞了一条凉水毛巾,递给他。

“这天真热!”他一边擦脸一边说:“要不是在北影碰到你的一位老邻居告诉我,我撞锁,还以为你们仍住在北影,不过出门去了呢!听他告诉得明明白白的,竟找了二十几分钟。都是差不多的六层楼,我找到电影学院宿舍去了!”

我接过湿毛巾,给他倒了一杯凉开水,递给他一把扇子,坐下陪他。

他仍依然很侷促,接连问我是否正打算写作?是否一会儿要出门?是否下午约了客人?如果是,希望我坦率地告诉他。他说那他坐三两分钟就走。

我说我今天绝对清闲。他来时我正看书。并且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本介绍南朝鲜现状的书——《升龙的奥秘》给他看。以证明我今天除了想读读那一本书,并没任何其他的事可做。

他说他知道读书也跟写作一样,是谁都不愿受到干扰的。他说那他也只坐一小会儿就走。保证只坐一小会儿就走。总之他觉他来得很冒昧,很唐突。虽然已经坐在我家了,却感到对我很抱歉似的。

我则说我正觉寂寞。说我最近挺想念他的。说我刚才还想念他呐。说他来得正是时候。不但驱除了我内心的寂寞,而且实现了我对他的想念。总之我说了些虚伪的话。虚伪的话一旦说出,我立刻意识到是很难令人相信很经不起推敲的。因为他给我留下过住址。我可以给他写封短信。可以去看望他……于是我又说我记朋友们住址的小本子丢了。

他竟相信了。并且挺动感情地相信了。他说他也挺想念我的。他说北京太大,彼此离得又远,否则,知道我那么想念他,他肯定会经常来看望我。他说他往北影给我打过许多次电话,每次总机都告诉他,我留给他那个电话号码不存在了。问是否我当时对他说错了?或者他自己当时听错了,记错了?

我即使并不真诚地欢迎某人经常给我打电话,也不至于卑劣到留给某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电话号码的地步。我向他解释那公用电话后来拆除了。由此我相信他是肯定给我打过许多次电话的。由此我相信他挺想念我也许是真的。起码比我说我想念他要真一些……

我为了使自己尽快摆脱虚伪,开始进入一种相对真诚的情境,以与他的真诚达到对等的程度,便扭转话题,问他是不是来

看女儿的？

他摇摇头。

他说他女儿已经走了。

“走了？哪去了？”

“出国了。”

“唔，哪一国家？”

“阿根廷。”

“干嘛不到西欧国家去？”

“她倒是想去西欧国家，难去得成啊！先到阿根廷，再往西欧迂回吧！”

他苦笑了。仿佛无奈的是他自己，而不是他的女儿。

我说：“这很策略，这很策略。”

包含有安慰的成分。不敢细问他女儿以什么名义去阿根廷的，在阿根廷究竟以什么方式谋生。

他说：“小婉也是这么认为的。”

小婉是他女儿小名。不必细问我也知道，反正她不可能是以留学的名义去的。到阿根廷留的什么学呢？

我见他脸上渐渐蒙上了一层感伤，就说：“那你是又住到女儿这边的房子来了？也好。也好。我们离得近了，你可以常到我家坐坐了。与市里相比，这地方毕竟僻静些，又有小月河，又有花园和树林，最适合老年人安度晚年了。”

他说：“我再也不能住到女儿这边儿的房子来了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？单位把房子收回去了？”

他说：“单位方面，她倒是搞得挺明白的。没收房子。她让别人搬进去住了。她向单位讲，她对祖国对单位有感情，早晚还是要回来的。让别人搬进去住，是为了请别人替她看家。她们单位房子问题不算太紧，她又搞得挺明白的，也就对她的话姑妄听之，不那么太顶真了。”

我当然懂“搞得挺明白”，就是上下打点得很通的意思。

但是我极为困惑。

我问：“那为什么不把钥匙留给你呢？那样你可以两边住，经常换换室内和周围环境，对你对她，不都是很好的事么？”

他说：“让别人搬进去住，别人可以给她数目不小的一笔钱呵！我在经济上是丝毫也帮不了她的。她出国太需要钱了。搬进去住的是一位副部长的儿子，做电脑生意的。有钱。她说给了她两万，可我知道其实给了她三万。这我从没对任何人讲过。你千万保密。”

我堪差信赖地点了点头。同时回忆起，在她女儿的家里，我见到过一位做电脑生意的年轻的踌躇满志的经理。当时的情形令我挺尴尬。我暗想，三万元，那么一种大方，当然还意味着对她别的方面给予的一种慷慨补偿吧？

他看了我一眼，似乎知道我在怎么想，低了头沉默起来。

我同时明白了，他在酷热难挡的这一天，从城市的西北角儿来到东南角儿，目的再单纯也不过的——只是为了来找我。

“唉……”他长长地喟叹了一声，缓缓扇着扇子说：“小婉走时对我讲，等她在海外混好了，每月至少给我寄回一百美金来。她说那时我可以雇个小保姆侍候我。关系处得好了，也跟身边有个女儿是一样的。一百美金，加上我自己的退休金，物价再涨，也足够我较富裕地养老了。真能那样，我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。细想想，女儿其实是个好女儿呀！谁家的女儿出国，当父母的不为女儿筹措一笔外汇带着呢？可小婉她没向我伸手要一分钱。她清楚我那点儿钱是怎么积攒的。我也一分钱没给她。不是我这当父亲的吝啬。我是害怕。如果没点儿钱存着，女儿又不在身边了，我想我就不敢活得太久了。我也不知道，一个当父亲的，像我这样对自己的女儿存着份儿心眼儿，是不是太自私了……”

他又苦笑了一下，笑得又苦又倦怠。

我说：“葛老，小婉都走了，您何必想这么多呢？她没向你伸手要一分钱，那就证明她走时，带的外汇还是比较充足的。再说，她一到国外，就可以想办法挣么。你放心，她聪明，会来事儿，挣钱是没问题的……”

他说：“我来找你，并不是想和你谈小婉的事儿。你不问到房子，我不会和你谈到她。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她。只是觉得自己有点儿对不起她，没尽过什么当父亲的义务……”

然而我看出，他内心里很想女儿。一种大的孤独，和一种大的寂寞，交织在他那张老人的脸上，使他那张瘦脸，呈现着某种苦难。

我一时不知对他说些什么话好。

他也缄口了。沉默了。

我想起冰箱里还有半个西瓜，起身欲去拿来请他吃。

忽然他低声说：“我是想告诉你……告诉你……他们终于又想到了我……”

他凝视着我。他的语调，因为太激动而变了音。

“谁们？……”

我不禁又坐下去。

“我也不知道是谁们……总之……总之是想到了我……终于又想到了我……三十多年了……终于……”

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纸，手颤巍巍地递给了我。

我刚一接过，还没来得及展开看，他已像个女孩子似的，双手捂住脸，呜呜地哭了。老泪从他的指缝间，一滴滴渗落下来……

那张浅粉色的纸，可以被认为朴素的请柬，也可以被认为是通知书。电脑打印的半页字的内容，大致是这样的：我们真诚地邀请您，于本月×日参加我们举办的大型赈灾义演活动。此

次活动老中青文艺界名人荟萃,必将产生广泛的影响。希您准备一两个节目,届时为义演增光添彩。演出地点,某处。如您路远,交通不便,需接送,请提前与我们联系。电话_____、联系人_____、举办单位_____。

在打印的“同志”两个字前面,当然应填上葛老的名字。却不知为什么,没填,空着。

这一点使我感到有些奇怪。尽管我充分理解,坐在我对面这一位孤独的寂寞的老人,何以会大动感情到无声而泣的地步。

我问:“葛老,你会不会搞错呢?这是什么人送给你的,还是,寄给你的?……”

他抑制住自己,不再老泪横流了。上下摸他的衣兜和裤兜,又掏出卷成一卷的信封递给我。

我起身重新绞湿毛巾,供他净脸。之后展开信封看,见信是寄到他已退休的单位的。他的姓名——“葛文彬”三个字,只写对了中间的一个“文”字。写成“革文宾”了。

“葛老,你退休这么多年……我的意思是,会不会在你退休以后,你单位又调来了一个人,他的姓名恰恰和你的姓名……”

“不会,不会,那是肯定不会的……”他连连摇头,“这封信寄到单位三天了,是收发室的师傅,让一个住在我附近的小伙子捎给我的。我一看信封上写的不是我的姓名,也像你这么想,也这么问,可人家说,不管姓写的对不对,反正全单位再没第二个名字叫‘文宾’或者‘文彬’的,是我的信无疑……”

我认识葛老,还是我调至童影以前的事。

那时,胃病、肝病、神经衰弱症,将我折磨得一副弱不经风的样子。北影的朋友们就劝我学气功。他们说“磨刀不误砍柴功”,这在理论上当然是对的。其实我也不是野心勃勃的“文学樵夫”,非要在一个短的时期内伐倒一大片,自己给自己造成真

的积累空白才善罢甘休。我只是天生的和气功无缘。而且我的实践证明,绝不像朋友们所说的,做上三五分钟气功,和不做大不一样。我做,很认真很投入地做,却始终体会不到朋友们所说的那种良好感觉。但是,对朋友们真诚的关怀,又不能取无所谓的态度,那会使朋友们失望。甚至会使朋友们生气。误以为你根本不重视朋友们的建议。所以我每天清晨到小月河旁的松林散步,而对朋友们,谎说去学气功了。

我喜欢散步。我太喜欢散步了。独自徜徉于无人之境,我有时有种梦中醒着的幻觉。而这总比醒着做梦要好上不知多少倍。起码对我这个人是这样。你想想吧,你醒着做梦,并且能从一个荒唐之梦的片断,连续过度到另一个下几个更加荒唐的梦的片断,起床后头脑昏昏沉沉,接着是一整天萎靡不振。而妻子和儿子还要从旁证明,说你其实睡得很香,睡得质量一流,甚至发出过鼾声,那是多么委屈的事!仿佛你的萎靡不振只可算是一种矫情似的。而徜徉于无人之境那种梦中醒着的幻觉,却能使你觉得对你的失眠是一种代偿式的补充。携着那么一种幻觉回到家里直至洗漱完毕,你对自己说,现在我是醒了,该开始做这一天该做的事了,便仿佛你真的刚醒似的。便仿佛你夜里虽睡的不佳,但幸亏真正醒来之前续了一节“回笼觉”……

我最不愿在散步时碰到熟人。若一连碰到几个熟人,点头,站下,聊几句话,便会大大破坏我那种梦中醒着的幻觉。使我觉得索然。尤其,倘碰到一个散步的人,手托着半导体,耳插着耳塞子,我竟至于会觉得那耳塞子不但插在人家的耳孔中,也插在自己耳孔中,于是更加破坏我散步的境界,更加索然,觉得还莫如躺在床上醒着做梦……

所以我每每五点多钟就去到小月河边的松林里了。起那么早去到那个地方散步或练气功的人极少极少。再说我并不提防